

春天的乡愁(组诗)

□龙玉纯

三月的乡愁

一街弥漫烟雨
一张淡墨图画
滋润了大雁离群的相思
淋湿了南燕北去的乡愁

春寒迎面的小山村
难得的喧闹渐归静寂
像春节团圆的期盼
一年一个轮回
如今偌大的村庄
没有成群的牛羊
没有错落的鸡鸣狗吠
没有此起彼伏的吆喝
只剩每家留守的老人和孩子
还有满眼陌生的牵挂与荒芜

飞驰而去的列车把山村抛弃
时光煎熟的都市把乡愁沉淀
远方的山村是思念的根
在城市的角落蔓延
疯长
都市的温柔是长刺的鲜花
坚持与守望一样让人无奈
梦想总是那么通情达理
眼前的繁华好似山上的牛羊
身边的喧嚣好似村中的闹腾
街边的花草好似耕种的禾苗
黝黑的马路好似平整的泥土

走在烟雨中的城市街道
汽车鸣笛让我想起布谷鸟
又是播种的季节了
我们年老的父母
扛起未曾锈蚀的犁铧
迫不及待地走向那片田野
此时他们的目光里
早已长出绿油油的希望

会行走的树

我久久盯着他曾经挺拔的地方
眼里涌出童年时欢喜的荫凉
爸爸轻轻告诉我
前不久他才告别乡村
凭自己的朴实与非菲价值
和我一样挤进了城市的殿堂

他也离开了,这棵会行走的树
当年他从远处爬上爷爷的肩膀
来到我家老屋的前方
从此扎根阳光无私的温暖
在春风的抚摸下纵情成长
在雨雪的激励下开花结果
他的果实与荫影
至今还在甜蜜着我的梦乡

他现在快乐吗
城市里那难得清新的空气
无时不在无孔不入的灰尘
还有那披着迷人衣裳的酒绿灯红
天天在他身边纠缠飞舞
他那绿色的大手还有劲吧
他那伟岸的身体还坚硬吗
但愿哪天我偶遇他时
不会看到他脸上写满忧伤

春天已经漫山遍野

寒潮不想告别,又折了回来
迎春花嫩黄得如此耀眼
他生气地揪了一把,再揪一把
这边刚揪下几朵,那边又开了一串
他有些伤心和疲惫,甚至垂头丧气

木棉树和玉兰树不约而同
挂上了一排排红的白的喇叭
大声地宣布冬天已经走了
催促寒潮离去。他有些愤怒
用自己最后的力气,打开冷库
扔下了一堆冰冷的雨雪

绿色没有被吓倒,脚步像一阵风
迅速从田野飞向山冈,角落也不放过
草渐渐醒了,树也慢慢改变了颜色
杜鹃花开了,油菜花也不愿落后
昨日冬天的萧条与荒凉
被一声不响地披上花红草绿

去远方作客的家燕成群结队地飞回来了
还未来得及修补有些破旧的窝窠
就赶紧用甜美的声音
传达着时光老人带来的口信
寒潮你快点,最后一班车就要走了
快点,你该去你要去的地方了
不要再留恋什么,冬天已成往事
现在春天已经漫山遍野

远去的唱门歌

□王杰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老洲乡,那里四面环水,美丽富饶,1958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文化之乡”光荣称号。

昔日,我的家乡农历正月习俗有许多,唱门歌便是其中之一。从大年初一开始起,便有县内外民间艺人,常常二个人结伴而行,遍走城乡,挨家挨户地到门前献唱,俗称“唱门歌”。每到一家,唱门歌的必先开锣,然后,开始唱。唱时,以“外口”(附唱者)与“会手”(主唱者),对“坎子”(一唱一和),并伴以打鼓击拍,音节铿锵明快而激昂,动人心弦。唱词以唱“好”为主题,大多为即兴祝颂之辞。比如:“今日来到贵府上,满心欢喜把歌唱。贵府住在宝地上,五福临门家兴旺,事事顺水又顺汤,幸福生活万年长……”。或是唱戏文,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热闹非凡。

听我父亲王先锋说过,他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每逢大年初一,就有唱门歌的挨家挨户地唱。

唱门歌的刚到人家门前,便唱:“春锣一打响铃铃,惊动府上许多人。惊动老者添福添寿,惊动少者多子多孙。”如果见有关门拒之的人,则唱:“新春出门笑脸迎,我来送春您关上门,屋内关的是福禄寿,门外被关的是唱歌人。”如果仍不见门开,便继续以唱相促:“龙楼凤阁好门庭,二位门神把守得紧,福门不开我进不去,唱歌的只好在门外等。”当见主人开门迎接,便以高唱阿谀之辞取悦:“大门一开亮堂堂,福禄寿喜(神)贴中堂,两边挂满诗文对(联),一双百岁老人坐中央。”如果见主人招待以茶点,便唱:“八仙红桌摆中堂,糖饼糕点喷喷香,客来绿茶杯杯满,品品茶点莫把斟茶人忘!”当见主人用红纸包给赏钱时,便起身,道谢告辞,唱道:“多谢茶来多谢烟,多谢板凳坐半天,红包放在锣心内,送春好歌等来年。”一边走出门,一边唱:“敲锣唱歌响满春,我今唱歌不中听,贵府父老请原谅,来年春我学好唱歌,再来拜上贵府家门。”

唱门歌的绝大多数机敏伶俐且善解人意。每每让听者开怀舒心而乐不可支,乃至捧腹大笑,皆大欢喜。一般情况下,唱门歌的起唱后,直到主人施予而止,不然不罢休。得到施舍之后,便偃锣息鼓,连声道谢,欢欢喜喜而去,不计较施舍物

的多少。
在我的家乡,大多数人家对唱门歌的,热情欢迎和接待,有的还感情款待。唱门歌的唱完,主家只给钱,或一毛,或二毛,或五毛,有的甚至给一元钱。那时候的钱很值钱,一元钱能买不少东西。如果主家给炒米糖、炒米粑粑、年糕什么的,唱门歌的不便携带不说,他们也不要。

每逢唱门歌的到父亲家来唱,我的爷爷奶奶总是笑逐颜开地热情迎接。临了,爷爷或奶奶总是给一元钱,从不给食物。爷爷奶奶都觉得,唱门歌的为了讨生活,不容易。除了应得到报酬之外,还应得到人们的尊重。要是给唱门歌的一些食物,就把他们看成讨饭的了,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奶奶有一副菩萨心肠。有一年大年初一上午,一位老大爷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来到奶奶家唱门歌。小男孩没有穿过年的新衣服,而是穿着一身旧衣服。老大爷一边打鼓一边唱:“今天来到贵府上,老朽祖孙喜气沾,欢欢喜喜即兴唱,唱得不好多包涵! 贵府喜庆又吉祥,男女老少喜洋洋,勤俭持家业业旺,积善之家美名扬,哎哎哎哟……”老大爷唱完后,爷爷给他一元钱。不料,那对祖孙俩没走多远,奶奶便追上前去,把一个红包塞进小男孩的口袋里。红包里装着一张拾元钞票。这十元钱,是奶奶从她家卖年猪肉得来的那些钱中抽出来的。本来爷爷奶奶想把那些钱攒起来,等攒足了,再给我大伯买手表。大伯在城里当工人,有块手表,不仅可以掌握时间,在单位也很有面子。当时,奶奶笑着对老大爷说:“大哥,过年了,我包给你孙子十块钱,你回家后,请裁缝给孩子做套新衣裳,过年了,孩子没新衣裳可不照啊……”奶奶又心疼地摸了摸小男孩的头,笑呵呵地说:“孩子啊,你从小就要好好念书,只有好好念书,长大了才会有出息……”奶奶的言行,让老大爷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小男孩的泪水在眼眶中直打转,郑重点点头。祖孙俩走后,奶奶掀起衣角擦拭着眼角的泪水,对爷

爷说:“过年了,孩子们都得穿新衣裳,这是习俗。刚才那个孩子居然没有新衣裳穿,我看着心酸……给大儿子买手表的钱,又多了十块钱缺了……”爷爷笑着安慰奶奶说:“你做得对做得好!人与人之间,就应该互帮互助互爱,能帮人家一把就帮一把,帮助了别人,也快乐了自己呀! 差十块钱,没关系,我们再从牙缝里挤出来就是了……”

20多年后的1997年大年初一的上午,一位衣着考究的年轻人找到奶奶家。年轻人笑着对奶奶说:“老人家,你还记得20多年前那年初一的上午,一个小男孩跟着他爷爷来你家唱门歌,你包给他十块钱红包的事吗?”奶奶笑呵呵地说:“不记得了。再说了,这么小的事,也没必要记住呀。”年轻人动情地说:“老人家,这件事,你觉得是件小事,但对我来说,则影响了我的人生。当年我跟我爷爷相依为命,家里穷得叮当响。每年过年时爷爷都带着我远走他乡唱门歌讨生活。那年过年,爷爷没钱给我做新衣服,是你包给我十元钱,让我有了新衣服,让我在小伙伴们面前挺直了腰杆,过了一个快乐的年。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记住你要我从小就要好好念书的话,发奋读书,长大后真的有出息了。现在我开了一家公司,效益很不错……”奶奶听了年轻人的一番话,乐坏了:“你有出息了,真好,真好啊!”年轻人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万元,递给奶奶:“这一万元是孝敬你老人家的,一点心意,请收下。当年要是没有你的善心善举,就没有我的今天啊!”奶奶脸上堆着笑:“小伙子,言重了。当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不图回报的。你的心意,我领了。这些钱,我绝对不会要的。我老头子走了两年多了,要是他还健在的话,也不会要你钱的……”此时的年轻人已是泪流满面……

如今,我的家乡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乡人早就富起来了,唱门歌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作为一种美好的记忆,深深刻印在家乡人的脑海里。



阳春三月

汤青 摄

亲近花田

□何愿斌

空旷的旱田拔草。
有一个午后,我就这样睡着了,蓝色的上衣里兜了一层薄薄的花瓣。在耳畔蜜蜂“嗡嗡”声中醒来时,春风像祖母手里的一把蒲扇,微微轻拂。从阳光的指缝间,一瓣又一瓣的金黄色花片向我的眸前飞舞,这实在是一个黄金般惬意的梦,而且是实实在在睡在黄金屋子里作的。
花田不远处抗旱排涝沟渠,在家乡叫做塍。渠水浅浅,刚好漫过沙滩。水渠里到处游动着蝌蚪,聚拢一起时,像练习描红时用的浓墨,用树枝轻轻一拨,它们迅速散

去,又像墨汁在纸上渗开。我给这情景取名“墨云阵”,还把自己想像成三国里的军师,小蝌蚪们是我的士卒。随着天气变暖,渠水里的士卒越来越少,花田里的青蛙越来越多,它们学会了擂鼓,对着星月演奏,一直把春天唱到谢幕。
中年后,我工作的地方是圩区,圩田平整,油菜面积浩大,像金色的海洋。我曾在浩瀚花田里留影,渺小得像一只快乐的蜜蜂。有时,我沿着花田田埂走走,很快,花粉沾满衣衫,田畴拥堵得无法通行,只好悻悻地无功而返。亲近花田,越来越成为一件并不容易的事。

聆听刀与石的对话

——铜陵犁桥水镇石雕藏品管窥

□沈成武



铜陵犁桥水镇景区以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缤纷炫目的灯光秀成为安徽省著名的夜游网红打卡点,而其3000余件石雕藏品,更是煌煌大观,堪称一座露天石雕博物馆。春日的阳光正好,我徜徉在水镇两路八街十二桥,聆听一场刀与石的对话。

流连忘返狮子林

来到犁桥水镇,迎面一对2米多高、重达10吨的狮子。作为犁桥水镇的迎宾狮,红砂岩质地,营造出浓浓的吉祥喜庆氛围;曼妙的身姿、欢欣鼓舞的神态,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狮子原不产于我国,因其雄壮威武,深受历代皇家的喜爱,被视为镇宅辟邪的瑞兽。犁桥水镇大大小小的石雕狮子多达300余尊。形态上可分蹲狮、坐狮、走狮,平头狮、大尾狮、狗头狮,金蟾狮、猪脸狮,甚至人面狮;功能上则有门狮、门枕狮、镇宅狮、护法狮、案头狮、柱头狮、柱础狮等等。进了水镇,宛如闯入一片“狮子林”。

方塘东侧,那只雄狮踞踞在9米高的石柱之上,成为犁桥的镇印——镇守水镇的安宁。与之相对而立的是方塘北侧一只石狮,威风八面,傲视群雄,虽历经近千年雨打风吹,那种“静中寓动”的威猛感依然震撼人心。而双狮街这对狮子,纵目高鼻,仿佛戴了一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尤其方塘街过街一对元代石狮最为有趣:圆形人脸,头顶无发髻,两鬓留着“耳朵毛子”——即南宋赵珙《蒙鞞备录》所描述的元朝“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发,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这对狮子后腿弯蹲,前腿直立,奇怪的是胸前没有“一双手”,分别捧着绣球和幼狮。四足双手,狮身人面,这不禁让我想起埃及金字塔前著名的雕塑。

不像北方狮子追求庄严肃穆,犁桥水镇的狮子有着浓厚的南方气息。绣球与幼狮全是被踩在脚下,而是捧在手里。幼狮多为嬉戏状,活泼可爱。雄雌狮子的表现更具温情,更人性化。

双源路上这只狮子貌似行走之时突然回头张望,既有依依不舍的留恋,又有巡视后方的谨慎。这一个回眸,为我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是深情款款地招呼同伴,还是回望来路、回顾家园?而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不忘初心。双源路西侧“夜猫商店”的墙头之上,密密麻麻放置了115只小狮子,许多是“案头狮”。有的神情敦厚,闭嘴敛气,默默陪伴着主人伏案苦读;有的嘴巴大张作“狮子吼”,仿佛提醒主人学业精进,不可懈怠;有的则诙谐调皮,似与主人戏谑,虽无红袖添香那般浪漫,亦可破长夜之寂……

自古功名多勒石

犁桥水镇有一些圆形石鼓,大小不一,有的鼓身镌刻椒图衔环,沿口一圈鼓钉纹;有的素面无工。这些石鼓中心皆有贯通孔,纳木杆于其中,杆上挂杏黄大旗。这便是起固定作用的旗杆墩(也叫“旗杆石”)。我在水镇西门一处旗杆墩上看见几个模糊的刻字:“丙寅科殿……桂芳立”,其他字已漫漶不可辨识。当时很疑惑,为什么在旗杆石上刻字?随后,在登龙门桥和普济桥头又看见两只形制大小一样的旗杆墩,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见:“雍正甲辰科进士欧阳晟立”。我恍然大悟,这不是一般的旗杆墩,而是功名旗杆墩。

自隋唐推行科举以来,考中举人进士,有资格在家族祠堂或宅院门前树立旗杆,上挂功名旗,旗上写明中榜者的功名和官职,昭示乡里。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既可光宗耀祖,又能激励后世子孙。世事沧桑,木质旗杆和功名旗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这两对功名旗杆墩却为我们保留了史上未载的信息:丙寅年殿试,一个名叫桂芳的人高中进士。而雍正甲辰(1724年)科进士欧阳晟有个弟弟欧阳昱,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科)也中了进士。兄弟二人皆身登龙门,成为“天子门生”,在当时传为

佳话。文昌阁前两只八角形的旗杆墩,这里牵涉到功名石的等级观念。功名石有“文方武圆捐八角”之说。意为文人、武将取得功名,分别用方形、圆形旗杆墩,而八角形旗杆墩是靠“捐”得来的,捐得“功名”,自然可立墩竖旗,光耀门庭。

犁桥水镇还有20多根功名旗杆夹和功名碣,它们属于旗杆墩的简化版。功名旗杆夹为两块长方形的石碑,碑身两造方形或圆形的穿孔,用以固定中间的旗杆;功名碣则为一块或两块长方形的石碣(方头为碑,圆头为碣),上面直接镌刻功名及姓名。

谢阶树(1778—1825年),江西宜黄县人,清代官吏、思想家。嘉庆十三年(1808年),谢阶树殿试取得一甲二名(榜眼)进士,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如今,“明经进士谢阶树”的功名碣就静静地立在方塘北侧,无声地述说着往日的荣光。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甲午恩科考试,吕桂声乡试中了举人,双源路上这块功名碣,见证了“老佛爷”“家天下”的荒诞不经……水镇还有一些刻字的旗杆夹,有“拔贡”也有“选贡”,甚至连“太学生”也立起了功名石。

抚摸着这一块块冰冷的石头,看着一个个斑驳的名字,我暗忖:多少学子寒窗苦读,皓首穷经,就是为了能拥立它以垂之后世。勒石纪功,古已有之,秦始皇碣石遗篇,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窦宪刻石燕然山,尽管它们大多被无情的岁月雨打风吹去。然遗存下来的,不仅是文脉传承的重要见证,也是研究古代科举制度与地方民俗的活标本。

满目琳琅呈吉祥

石雕业有句行话:“有雕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犁桥水镇的吉祥寓意无处不在。

庙街这块“刘海戏金蟾”的浮雕,生动鲜活:刘海右手举着一串铜钱,左手拉扯着钱串上的飘带,下面一只三足蟾,正垂涎着金钱,“戏”金蟾的动态瞬间惟妙惟肖,“步步钓金钱”、财源滚滚来的意境呼之欲出。

“犁桥八大碗”门两旁,“摇钱树”“聚宝盆”浮雕构图丰满、刻画精细。钱串硕果累累,宝盆层层叠叠,下方分别衬以飞龙舞凤,好一幅大富大贵、龙凤呈祥的美好图景。

犁桥“县衙”的门枕石上,精致的海棠窗里,祥云缭绕,波浪之中三只螃蟹竞相出水。这画面告我费解。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螃蟹题材的雕刻并不多见,但是,这件作品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读书人眼中,螃蟹坚硬的甲壳,象征着“一甲及第”。三只螃蟹便是科举殿试后的状元、榜眼、探花,蕴含着“科甲成名”“金榜题名”的吉兆;生意人眼中,螃蟹在水边,水为财,螃蟹横着行走,象征着“横行天下”“八方招财”;平常人看来,蟹与“谐”音近,有“和谐”之意,蟹有八足,寓意根基稳固,安居乐业……这哪里是三只普通的螃蟹啊,分明是古人对于功名、财富、和谐生活热烈祈盼的吉祥符号。

比比皆是的祥瑞寓意,我仿佛置身于瑶池仙境而喜不自禁。门楣石上“龙腾祥云”“福泽天下”、抱鼓石上“鸾凤和鸣”“五福捧寿”、门枕石上“一路连科”“路路顺利”、石栏板上“天官赐福”“指日高升”、柱础石上“麒麟吐宝”“鱼跃龙门”、勒脚石上“平安富贵”“锦鲤献福”……这里荟萃了从唐宋到民国数千件石雕,每一件都耐人寻味、品思再三。

2026年是马年,我特意关注犁桥之“马”。偶一低头,方塘边的柱础上竟然奔腾一匹“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神驹,似追云逐电。再回眸,旁边的树荫之下,隐约可见“绿杨系驷嘶”,闲适之态,令人羡慕。古戏台墙壁上石雕栏板,一人牵马上桥,远处车马隐约可见,莫非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吧?双源路边的门枕石上,一匹骏马驮着驮着驮着驮着驮着,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驮宝马”。“骏马驮财”可“日坐天财”,进入大富格局。而庙街一块石雕上,一匹骏马劈波斩浪,从激流漩涡中飞跃而出,这是“龙马负图”,天下大吉的征兆啊!